



在崗位上

阿 鳳



在 崗 位 上

阿 鳳

作 家 出 版 社

、一九五九年・北京



內 容 說 明

這是一位年青工人作家的散文特寫集。作者近年來發表了不少短篇作品，現在經過嚴格的挑選編成這個集子。內容大都是寫一些作者所熟悉的普通勞動者，舊日在工廠中的伙伴、多年的老街坊等等，這些人物在今天，正以奮發的精神和歡悅的心情，各自在自己的崗位上參加社會主義美好生活的建設事業。在作者的筆下，有些人物都寫得親切、細緻。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東總布胡同 22 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號

北京東單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售

*

字數 72,000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4 $\frac{3}{16}$ 插頁 4

195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00,001—11,000 冊

封面設計: 郡 盛

統一書号: 10020·1358

定 价: (3)0.34 元

CAE 28/07

目 次

在崗位上.....	7
信号.....	11
夜班.....	27
新機車.....	35
好风格.....	41
李嫂当了陪審員.....	49
学理发.....	53
小杂货舖.....	62
老手艺人.....	67
上班.....	83
游泳学校校長.....	87
敢想敢做 肯干肯鑽.....	94
鴻順里的一天.....	101
浇筑混凝土的战斗.....	109
汽車司機的白天和黑夜.....	121
后記.....	130

在崗位上

那天，年輕的女鏟工小劉，正在鏟活。她穿着工作服，戴着防護眼鏡，手里緊握着刀架的把手，兩眼緊盯着車床。車頭飛快地轉着，鉄屑從刀口那里飛濺開來。

鏟床組的門口那邊，突然“嘶——”的一聲，象是燒得火熱的東西，一下子丟在水里一樣。緊跟着，就膨散開白色的水蒸氣。

這聲音很快就消失在檢修場的各种聲音的巨流中了，沒有人理會它。鏟床組檢修場的一角，這里人來人往的不多。

小劉操縱的鏟床，正靠近門口，她有意無意地往門口望了望。誰知，她的眼光正碰上李師傅的眼光，眼光一碰，小劉又低下頭忙自己的活了。

李師傅是包修組的工長，說起來，人們都知道他跟小劉的關係。小劉跟他兒子副司機小李正搞對象，兩人是搞業余文藝活動時認識的。人們已把小劉當做李師傅沒過門的兒媳婦看待了。過去，她跟李師傅說笑很隨便，但自從她跟小李感情深了以後，反倒顯得拘束起來了。所以她一看是李師傅，便低頭干活了。不過，她覺

得李师傅的脸色神情，有些两样罢了。

原来李师傅他们组检修的机车，因为有几件超范围修的活，怕到点交不出车，急的小组里恨不得一个人当两个人使唤。李师傅把一个刚烧完焊的机件，送到镗床去加工，可是那机件刚烧完焊，热的没法下手，等它一点一点地凉了吧，那简直要把人急死。检修场上的大电表，无情地走着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，到点交不出车，小组要加班加点，说不定还要影响运输任务。

李师傅在镗床组门外边，对着那机件犹豫了一下，他一狠心，到外头灌了一壶凉水就往上浇。他自己知道这要算违章作业，所以往周围扫了一眼，谁知道正碰上小刘的眼光。

小刘呢，当下并没有看清楚李师傅干什么。这时恰好走过来一个镗工，跟李师傅说上话。机床的隆隆声，让她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：

“……这行吗？”

“没办法呀！……”

“……违章……”

“唉，快把人急死了……”

这可让小刘警觉起来了，这时李师傅跟那镗工也走进来。李师傅嘱咐了两句赶快抓紧的话，也就走开了。

小刘还是照样地工作，可是心里却有些痛苦地想着，怎么办呢？李师傅可能是迫不得已的，但这不是理

由呀！莫非不去过問嗎？假使过問了，証实是违章作业了，以后呢？……她在內心中展开了斗争。

等了会，小刘到那鐵工跟前，問清楚了是怎么回事。那鐵工知道小刘是青年监督崗，又听她問的很仔細，便猜想出她要干什么事了。不过他眼睛含着笑意說：“李师傅心里正念叨別讓人看見，偏巧讓你看見了。不过，这也要反映嗎？”

小刘明白他眼睛里的笑意，那是說：“他不是你的外人呀！”她装做不理睬这个，只是說：“我想了解一下。”

那鐵工說：“能批評批評也好。工长都违章，那工人还怕什么呀！”

小刘輕輕点了点头。

那鐵工說：“我信服你們，上次监督崗向行政建議，送回那兩名助勤的工人，办的多好。要不，真把我挤的沒活干了。”

“那你往后要多給监督崗帮助呀。”

下班以后，她向負責青年监督崗的团支委，彙报了这件事。

第二天中午，小刘在食堂吃飯的时候，看見李师傅也正吃飯，低着头，繃着脸。她心头涌上一种不安的預感，不禁看了一下李师傅的眼色。李师傅眼睛只盯着飯菜，一大口一大口地吃着，不象往常有說有笑的。她

想，八成为违章作业的事，領導上找他談了。

小刘回到車間的时候，一眼就看見監督崗的新“霹靂報”貼出來了，跟前擠着不少人看。近前一看，有一段是表揚稿，表揚一个老搬運工利用旧廢料的事。另外，还有几幅漫画，画的是李師傅违章作业的事。逗大伙笑的是这幅：李師傅正澆凉水的时候，心里盘算着可別叫人看見，这可是违章作业呀。偏巧，被青年監督崗看到了，那監督崗画的是年輕女工，圓圓的脸，大大的眼，作业帽戴的靠后，露出前面的頭髮来。小刘一看，就知道画的是自己。

这时，几个青工发现被表揚的老搬運工，也在这儿，便冲他逗开啦：

“叫你領新的，你給我来旧的。受表揚啦！”

“老头美的闔不上嘴啦。”

“回家別忘了告訴老伴呀。”

那老搬運工眯着眼似笑不笑的，忍受他們的打趣。小刘怕他們也跟自己开玩笑，又怕李師傅也来看，碰見自己，脸上抹不开。她草草看了两眼，慌着走开了。

回到鑄床組，她覺得心还卜卜地跳。这时車間女技術員來了，找她一块上俱樂部去玩，她跟着走了。

走着道，女技術員跟她低声說：“你彙報完了，今天上午，支委又讓我跟李師傅本人了解一下。我跟他实习过，那时他教的可有个耐心呢。这多不好意思呀，了

解被表揚的，跟了解挨批評的，勁頭不一樣啊。”

小刘这时心情冷靜下来了，她說：“只要咱們道儿走的正，不問他是誰。不好意思，怕这怕那，你說，那怎么干这个呀。”

“对。”

两人往俱乐部走去了，走了怪冲的。

小刘回到車間，下午上班的汽笛正响，人們都匆匆忙忙的。小刘想再看看“霹雷报”的漫画，她想那会儿看的人多，这会儿准沒人看了，誰知她還沒走到“霹雷报”跟前，呀！那不是李师傅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那看嗎？她想躲着走也来不及了，李师傅回头一看是她，苦笑了一下便走开了。

李师傅沉悶地干了一下午活。他这人倒不护短，不过給画出来批評，这还是第一次。他心里怪不是滋味，总躲着那漫画走。后来，他看組里的同志，並沒有为这个嘲笑和輕視他，反倒显着比平常更亲近他、寬慰他的意思，这使他的心情好过些。不过，脸色总是阴沉沉的。

过了一天，他正在車間干什么，忽然看見那个女技术員走过来，他以为又有什么事，心里一紧。誰知女技术員走到他跟前，低声說：“李师傅，有个老师傅正压瓦呢，可是那瓦象沒鑄好，黑一块亮一块的。”

李师傅說：“你告訴他別压呀。”

“他哪里听呵。”

李师傅望了她一眼，看她脸色都涨红了。便说：“我看看去。”

李师傅去了，制止了这事。那工人气轰轰地拿着瓦走开了。女技术员看了他一眼，也喜盈盈地走了。

李师傅回来照常工作，不知怎么的，他觉得心里轻快一些了。

不过，人们渐渐看到他脸上的笑模样，还是“霹雷报”换了别的漫画以后。小组的同志，感觉出他对遵守操作规程要求的严格了。

这事过去好几天了。

这天，小刘找李师傅的儿子小李去。他们约好一块上铁路工人文化宫去排练舞蹈。难得这天是星期天，小李又歇班。

走在工人新村的马路上，春天的风沙，刮得她浑身土嗡嗡的。在路上，女孩子的心细，她又不由地想起那漫画的事。自己将是这家庭的一员了，应该做点让这一家人高兴的事，可是自己的脾气，咳，谁知道他父子俩对这事怎么想呀。可她又想，虽然我们是一家人，可我首先是一个青年团员，一个工人，一个青年监督岗员呀！

她到了李家，李师傅一家子正要吃饭。

樱桃烂熟海鱼鲜，红红的小樱桃上市的时候，也正是黄花鱼、对虾又鲜又肥的季节。李娘因为爷俩都歇

班，特意包的三鮮餡的餃子。

李師傅乍一見小刘，多少有些不自在。小刘瞧見李師傅，溫和地說：“大星期的，您不出去躍躍？”

李師傅分外的客气，說：“咳，哪顧得上躍呵，讓這些大括弧、小括弧就把我糊塗住了。”

小刘往桌上一看，李師傅正作工人业余学校的算术作业呢。練習本上，放着他的花鏡。

这几天李師傅回想当时的情况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事情过去也就完了。他倒沒怨恨小刘，反而暗暗的喜欢这女孩子的骨气：“当堂不讓父”，应该这么做。什么叫先进，他觉得这一点小刘就比自己先进。在段里跟小刘話不多，总象有什么隔着，現在小刘一来，这些也就烟消云散了。

这次漫画的事，小李也听說了，他当时怕父亲脸上抹不开，心上擰着劲。后来看父亲脸色开朗，有說有笑的，也就放了心。这父子俩，平时話不多，李師傅心疼儿子，也只是嘱咐李娘在吃穿上偏待他点，偶而也跟熟識的指导司机等人，打听一下小李的工作。小李也常常留心父亲的工作和生活，暗地里为他欢喜或忧愁。不过乍看来父子俩象是怪冷淡的。小李对小刘倒沒有埋怨的意思，心里認為做的对，还以为有这样的爱人而自豪哩。所以这时小刘来了，他眼色里只有爱慕，沒有責难。小刘瞟了他一眼，心里也就清亮了。她眉开眼笑，跟李師

傅說的更欢了。李师傅話也不少，小李在旁边也忍不住插两句嘴，屋里充滿了笑語声。

其实这一对未婚爱人，还是不公开的竞赛对手呢，骨子里都使着劲，看誰先成为先进生产者，看誰的象片先挂在段里的光荣榜上。不过表面上彷彿誰也沒想这个似的。这时，小刘似乎有意跟小李少說話，只是問了問工作情况。小李的話也不多，不过李娘早看出来，儿子的眼睛，簡直是跟着这女孩子轉哩。当然，等他俩走进工人文化宮，在垂柳下的行人椅上，或湖上的游船里，那就不必担心他們不說話了。守在老年人家身边，究竟不是談爱情的理想地方呀。

李娘忙着飯，打量着小刘。这女孩子皮色不算白，可是身体发育得匀称圓实，两眼水灵灵的。跟儿子的浓眉大眼，老实憨直样儿倒也般配。又看他們三个說的这么投緣，她很滿意这門亲事。

鍋水花花地开了，李娘一边把餃子下鍋，一边冲着小刘說：“我說你呀，在这儿吃吧，咱們做工人家，不动虛假。”

李师傅也說：“来，抄起筷子就算一份。”

当然，讓的最恳切，最热情的，还是小李。

“是真的在家吃完飯来的，等他吃完飯，我們一块上文化宮。”小刘說道。

后半句話，象一声開車的汽笛，一个出發的信号。

小李立时沉不住气了。他很快吃完，李娘給他盛上面湯，他都顧不上喝，穿上藍制服就要往外走。李娘心疼兒子，怕剛吃完走緊了不舒服，要他待一会走，他那听这一套，說：“沒这么多媽媽令兒。”

还是小刘說：“我們走慢点吧。”

他俩一出去，李师傅对李娘說：“快到你兒子不听話的时候了。”

“他呀，翅膀還沒硬呢。”

“那个也是团员，跟咱們这个一样。还是青年监督崗呢，前些天她們把我好批評一頓。”

“想必是你这老东西有缺点。”

“有就克服唄，现在还怕什么。”

家里老两口子說笑，外面两个年輕人走着道也沒住嘴：

“你媽多疼你呀。”

“她也愿意疼你呀。”

“貧話。”

小李覺得她这时帶着一股女孩子的溫柔，想了想說：“听說，前些天，你还揭发了我父亲违章作业？”

“他恨我吧？”

“你不該把老人家估計的这么低，他跟咱們能走到一块的。”

小刘說：“那就別提老話了。”

小李看了看她，好象她除了原有的美丽，又添上了新的动人的姿态。

工人文化宫的桃花，不管春天的风沙，耀眼地盛开了，象迎着他们笑哩。

1956年6月

信 号

每逢跑車进站出站的时候，便看見那紅色、綠色、橙黃色的信号，看見那高高的三面是窗子的信号樓。色灯信号的灯光，紅的象一团熾烈的火焰，綠的象一汪清涼碧綠的春水。白天，它在強烈的陽光下，熒熒閃亮，夜晚，它与天上的明月繁星爭輝。不管在春季的黃風中，还是在夏季的驟雨里，秋天的晨昏，冬天的長夜，它总是固執地投射着光芒，頑強地來回變換。這時，我便不由地想到信号樓上那個老信号工人，以後熟識了，管他叫張叔的。

我是先跟張叔的儿子文俊認識，後認識張叔的。不過現在只能看到張叔，見不到文俊了。

文俊原先也在鐵路的機務段，那時我們干一行，都是掄鐵把的，在火車頭上燒火，當副司機。

記得張叔也有几年了，記得那是在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開始以後，跟文俊一塊簽名申請到朝鮮去的時候。

說起來那情景真是恍如昨日，我奇怪為什麼直到現在，那一天的印象還是這般鮮明。

運轉室放了一張桌子，上面放着筆墨，鋪了一張簽

名紙。那是張粉紅色的虎皮宣。起初簽名的人還消消停停，後來人越來越多，爭先恐後地擠成一團。簽完名的人，滿懷的激情象洶湧奔騰的潮水，由不得在一塊談論一陣。運轉室，熱烈的象鍋水在翻花，人聲簡直要把房頂子抬起來。這時忽听得支部書記興奮地一聲吆喝：

“來呀！并桌子！”

這時大家七手八腳地又抬過一張桌子，爭着簽名的人，閃開身子叫把桌子并好，又拿來一套筆墨紙硯，簽名的人才比較有秩序了。我記得張文俊簽完名把筆遞給我，我接過筆來飽飽地沾了墨，便用勁寫上自己的名字。一個名字，就是一個力量，一個決心呵！

我倆也談起來，平時我跟他不太熟，可是那時我們象是格外親密起來，也不知哪兒來的那麼些話。

後來，我們一塊離開運轉室，一塊離段回家。那時已是傍晚，暮色已經蒼茫了，電燈還沒有亮，風停了，煙囪冒出來的煙，不再讓風打得七零八碎了。在通向段門口的煤渣路上，我們遇到了張叔。他身體又胖，穿的棉制服又厚些，簡直把人穿圓了。文俊先看到的，低聲說：“我父親找我來了。”說着他就迎上去說話。

看他父子倆說話那樣子，象是不避人，我也湊上去，打量了張叔一眼，看他已有五十多歲的年紀了。可能大半生在露天里工作，風吹日曬，所以顯得面容更老。

這時听張叔說：“你們段上簽名了嗎？”